

读暨大考军校未果返印尼 赤胆红心爱国一生

—— 邦加爱国教师黄禄厚的传奇经历(下)

潘老师曾于1950年后，和夫人一道回到檳港中华中学任教，他们育有2个孩子，1个男孩叫海生，女儿叫岛生。

1960年后也重返祖国，被分配到包头冶金部稀土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是该院的高级工程师。

另一个是新加坡知名商人刘思庆叔叔，他还是新加坡有名的高尔夫球手，多次代表新加坡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1996年参加国际高尔夫球赛时，还代表新加坡给当时北京体育总会会长荣高棠赠送过纪念品。

彭建模先生曾任香港邦加侨委会会长，在香港也小有名气。他在檳中读书时，曾是一个调皮不爱上进的学生，父亲对他的耐心教导念念不忘，每次到印尼探亲，一定会到家里找父亲谈天，他俩总谈不完，师生感情极

深。

父亲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对党事业的执着，尤其其他激进的思想，周围的人都为之赞奇。许多同事、学生怀疑他是地下党，也经常问起我，我说不会是，他也不曾提起过这件事，但有许多事很奇怪。

那是解放前的1948年，他辞去檳小工作跑到巨港八小任教1年，那年是从国内回印学者云集的一年。这些学者做什么事不得而知，但我敢肯定他们是有组织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有1张已经发黄的信纸，那是民国35年（1946年）6月12日，“检举委员会检举标准”共4大类，8小条。凡侵害华侨人身安全及利益的均视为汉奸论处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得而知，那就由历史、东南亚学者们去研究定论吧。

1953年原巨港中学校长赖增创老师被怀疑是中共地下党而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怀抱，是否和上述事件有关系？也无从说起。

但父亲对党事业的执着，与他房间里自己亲手用大毛笔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父亲真是活到老干到老。中印复交后，他无法拒绝他一个学生多次上门请求管理一个厂的业务，一直干到90多岁还骑着自行车上班。

因已被解禁，晚上同事、学生、朋友经常找他聊天。天下大事、祖国点滴进步，都是他们谈论的主题。这也是他最高兴的。一有空还不忘继续他的诗作。

2002年，父亲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92岁。父亲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从四面八方不断送来唁电、大小挽联，尤其祖国的邦加联（侨）谊会，有上海、北京、广州、香港等，摆满了客厅。

由于等我妹妹从香港到来，遗体在家前停放了数天。

这些天，早晚都有同事、学生、亲友、村民与遗体告别。

家里四周支的帐篷，帐篷下摆的八九张长桌、板凳经常坐满。大家相互聊天，

很是热闹，许多人往往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

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踏上北京，目睹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亲眼见过日夜思念的领袖毛主席。

其实他曾有机会到北京参观，那是一九五六年黄镇当大使期间，曾给中华会馆一个参加国庆典礼的名额。董事会全体同志一致批荐他去，但父亲说服大家，反而推荐当时中学校长龙运材老师。其实他朝思暮想都想踏上阔别30多年的祖国大地，他忍痛割爱的举动，大家都很钦佩。

父亲一生为中印邦交，为广大华人、华侨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新中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而感到自豪，正如他1968年3月30日写的一首诗词：

（一）一生尽瘁为侨教，半世力竭敦邦交。

（二）云公含垢匈奴返，殿前剖心血？天。

（三）一生尽忠为国事，晚年喊冤有讹？

（四）欲加之罪莫须有，忠为奸害古长留。

母亲于2000年去世时，他为双人墓还写了一幅挽联：“厚护江山福归兮，雪落大地万象新”，“雪”是我妈的名字。

出殡那天，一早

乌云密布，但仍有上百人聚集在家里前来送葬，大家争先恐后把挽联抢在手上。送葬要从家里走5、6公里路才到公墓园，很是辛苦，但大家都乐于，还准备携带各种雨具，很是感动。

上午10点出殡时，说也奇怪，老天突然放晴，走了几里地，太阳把一路上的柏油晒得发烫，快要融化似的。连我从小经常赤脚的都有些受不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异口同声地说：“老天真真眼！”

父亲带着不能再踏上祖国大地，见到北京天安门，没有见到华校的重建遗憾地走了。为了弥补他的一点遗憾，我从昆明带去了山泉水及黄土撒在他的坟头上。

老华侨安息吧，檳港中华学校已在2年（2019年11月1日）前在当地及国内外原华校学生及当地华侨、华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资助下，已在原地松沙地（Pasir padi）的培育学校重建开张。

父亲假如泉下有知，他应该为祖国在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人民过着美好的生活，祖国山河欣欣向荣，民富国强，并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感到无限欣慰。

作者：黄庆铭（昆明）

后面注明转载自<印尼视角>



北京侨界领导人邦加檳港叶氏家族后裔叶小平主席在檳中培育学校功名榜。